

在順川發現的一本日記

金
劉

羅
華

曼
雲

著
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在順川發現的一本日記

金 羅 曼 著

劉 華 雲 譯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二 年 · 北 京

總 78 單 22 32開 286定價頁

在順川發現的一本日記

金 羅 曼 著

劉 華 雲 譯

* 版 權 所 有 *

一九五二年五月北京初版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京 1—15000

定價 9,800 元

目次

一瓶白蘭地酒·····	三
「玉碎」·····	四
破產·····	五
避難所·····	六
總辦事處·····	三
「ABC」·····	一五
計劃在執行中·····	二〇
關於本書（薩維里耶夫）·····	二五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拂曉，侵略美軍開始了總攻勢。美寇的目的是妄圖形成一個鉗形攻勢之後，進而一舉殲滅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基本力量，把戰線推進到整個的朝中邊境。參加這次總攻勢的，除了美軍以外，尚有英軍、澳軍、土耳其軍、菲律賓軍和李承晚的僞軍。

主要的攻擊是從安州和德川以北地區進行的，在這個地方集結有武裝干涉者的軍隊，即美國第八軍的第一師和第九師。戰鬥在朝鮮西北戰線和東戰線上全線開始了。活躍在武裝干涉者後方的游擊隊，都接到了命令：根據人民軍總司令部所製訂的計劃，積極展開戰鬥活動。

在倉里以南山嶽地區活動的一支游擊隊接到了命令：襲擊美國第八軍的後方；切斷它的交通並在臨近戰線地帶引起敵人的恐慌。

接到這一命令後，游擊隊便立刻一直向西挺進，炸毀了新成川至平壤的鐵路線的若干段，以後又轉而向西北挺進，在岩虎里附近切斷滿浦至平壤的鐵路線，並佔領了該車站。游擊隊沿途消滅了敵人的一切崗卡和哨兵，截擊和消滅了數十輛汽車及車上的美寇。

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約四點鐘的樣子，游擊隊分三路突入了美軍第一師參謀部所駐紮的順川城。

武裝干涉者怎樣也不會料到會從這一方面突然受到打擊。城內頓時驚慌萬狀。大部分美寇和李匪軍立刻逃出城外，前面跑的是坐着載重汽車和吉普車的美寇，後面跟的是徒步逃竄的李匪軍。但是盤踞在火車站附近化學工廠一帶的一部分李匪軍，却向還殘留有美寇的市中心區開始射擊起來。對射正在猛烈的時候，又飛來了幾架『F—八十二』式雙身飛機，開始向自己人作低飛掃射。這樣的事情是很常見的。戰鬥機飛走以後，空中又出現了幾架『B—二十九』輕型轟炸機。飛行員對美寇和李匪軍所放的一切火箭和其它信號，毫不理會，認為這是『朝鮮共產黨人慣用的詭計』。

轟炸剛一結束，游擊隊便開始攻擊，迅速地肅清了城內的敵人。

游擊隊隊部設在早在日本時代建築的火車站站房裏。從車站月台上可瞻望山坡上的城市的全景。差不多全城都在燃燒。根據火光的顏色——珠砂色的陰影——來看，飛機向城內各處投了汽油燃燒彈。在兩個火柱的中間可以看出基督教堂的尖尖的房頂。繳獲的滿載着戰利品的載重汽車和吉普車，一輛跟一輛地開到車站前的廣場上來。帶來了幾個被俘的美國軍官，他們都佩帶着第二師的袖章——上面有帶一顆星的盾牌，星中央有一個印第安人的頭。

分隊長安炳學正坐在一間桌子上放有幾架電話機的列車轉運室裏，用繃帶紮着掛了花的手，忽然尹玉瑞跑了進來。她從前是大學生物系的學生，現在是隊部裏的翻譯。她只說了兩聲『快，快！』，就又從室內跑了出去。

炳學全身的穿戴都是戰利品：穿的是肥大的防水布的羊皮短外衣和長毛皮靴子，掛的是裝在木匣裏的連發手槍，肩上揹着馬槍，再加上被兩顆子彈打穿的、紮着繃帶的一隻手，在這種景況下，跟着玉瑞那樣跑是够困難的。他跨上吉普車，已經累得上氣不接下氣。玉瑞的汽車開得就像是一個真正的司機一樣。她把車開到自己平常所開的那種速度，即所謂：短距離奔跑的速度。

在途中炳學知道了，根據一個俘虜的談話，在與美以美教派禮拜堂並排的一座房子裏，住的是反間諜機關，還有美軍第一師參謀部的極其秘密的一個什麼處。不消說，參謀部的人員首先就溜之大吉了，但是，那裏還很可能留下有被捕的人員，必須去救他們。

車急轉直下地拐了個彎，吱的一聲在這座房子的跟前停下了。房子還在冒着火，但是根據火焰的顏色來看，並不是汽油燃燒彈燒的。玉瑞跳下車就向院裏跑去。戰士們阻止她說：進屋去是不行的，房子馬上就要倒了。他們已經到裏邊去看了一遍，任何人也沒有找到。

從戰士們的口裏知道了，被捕人員都被關在院子角裏的一個石頭砌成的倉庫裏。那些美寇是逃得那樣地慌忙，以致沒有來得及槍殺被捕人員。他們從倉庫的小窗子向裏面擲了一個手榴彈，只炸傷了三個人。現在所有獲得了自由的同志都統統被送到車站上去了。

一個穿着燒掉半邊棉襖的戰士把一個濕紙夾和一個豬皮皮包遞給了炳學，說這些東西是在一間桌子上放有幾張大地圖、屋角裏正燒着一堆碎紙和空夾子的房間裏找到

的。

又走過來兩位戰士，抓着一個穿美國軍裝的傢伙的胳膊。他的左袖子上佩帶着一個四方形的袖章——上邊的字母是：『UN』，而這個字母下邊是：『War Correspondent』。玉瑞翻譯說：『聯合國，戰地記者。』

一位戰士說：『這傢伙大概是日本人。這座房子就是他燒的。我們抓住他的時候，他手裏還提着汽油桶。』

帶記者袖章的人嘶啞地操朝鮮語說：

『我不是日本人……他們強迫我……』

兩位戰士和放火者一起坐在車的後座上。柄學嚴肅地對玉瑞說：

『你注意，我們現在是運送文件和俘虜，請開得穩一些，不要開得太快，以免出禍。』

玉瑞很聽話地答道：『好。』但是，當車子快到隊部的時候，她突然急轉直下地拐了一個彎，甚至嚇得一位戰士叫了一聲。

戰士帶着俘虜到專給俘虜預備的臨時收容室去了，柄學和玉瑞去見參謀長。

參謀長——礦工洪吉永——命令炳學向他報告文件的內容。在寫着：『Top Secret Group J.』——『絕對秘密，庚類』——紙夾中有一疊子中文傳單，這是聯合國軍隊總司令的告中國東北和蒙古居民書。

參謀長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一直都是在林彪將軍的隊伍裏作戰的，因此，他的中文很好。他默默地看完了告中國東北和蒙古居民書，從中取出一份，即命令把其餘的立刻完全焚毀。

『他們準備越過鴨綠江後馬上就散發這些傳單。這些混帳東西，一切都已經準備好了。』他說。

皮包裏有一本日本象棋指南和一個花布皮的厚厚的日記本。炳學將象棋指南打開翻閱，譯出各章的名稱：『新手、走棋方酣、飛車、金銀將軍、桂馬策略和防衛方法。』和普通的象棋手冊一樣，沒有任何特別的地方，——這就是他的結論。

但是，這本日記馬上便使他感到了興趣。日記是用日文寫的，寫得很稠密，同時又是兩種日本字母——片假名和平假名——不斷地變換着，而字體又寫得非常潦草。他隨便翻了一頁，並開始唸着分析它。才分析了兩句以後，參謀長就叫炳學停下並

說：

『需要從頭到尾地分析。馬上就開始。』

這時看象棋手冊的玉瑞叫了一聲說：

『明白了！這上面，每一頁上都是一個用指甲劃着的字母，還有頁的號碼，也用指甲劃着……這可能是找到暗號的鑰匙。』

炳學搔了搔頭，喃喃地說：『很難分析，這樣模糊不清……』

參謀長提起了他自己愛說的一句格言：

『克服障礙的最好方法，就是克服障礙。』

回到列車轉運室以後，炳學就開始分析日記本上日本人所記的日記原文。起初是非常困難的，但是由於他慢慢習慣了筆跡，而後就越來越容易了。某些地方，譬如姓名，是用數字暗記下來的。他沒有費多大的勁，就把它們分析對了——數字簡單地標誌着象棋手冊頁的號碼，手冊上則用指甲劃着某一音節。

玉瑞跑到屋裏來好幾次。她告訴了被捉到的縱火者最後終於說出了自己的名字和一些有重要意義的口供，而後她又報告了一個消息，說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已轉

入反攻，已經在新興洞至蘇民洞一帶突破了敵人的戰線，給予杜魯門匪徒的第二和第
二十五兩個師以重創。

到了清早的時候，炳學終於克服了一切障礙，把日記的原文全都分析對了。下面
就是日記原文。

日記原文

從山崗上這個古老的涼亭中，可以展望全城四郊的美麗動人的風景，特別是出南門的一條大道。遠處可以看到有一座石橋，石橋右面是茂密的松林。松林佈滿山坡，遮蓋着地平線。我站在涼亭的石欄杆邊，聽我的副官兼翻譯朴車亭，給我解釋。

這個涼亭是一百五十多年以前哲宗國王建築的。在離此不遠的地方，在長滿着碧綠的松樹的山後面，有他父親——皇太子贊宏的坟墓。皇太子之死是完全異乎尋常的。

皇太子逝世的那段歷史是這樣的：他和自己的父親——英宗（譯音）國王在關於王國的外交政策問題上，意見分歧。皇太子認為，必須征服中國，國王却反對。爭論的結果：國王吩咐將他的繼承者裝到箱子裏，然後用釘子把箱子釘上。皇太子在第六天就死去了。這事情是發生在一百八十八年以前，但是朴講述得那樣活龍活現，那樣

詳細，宛如他本人就是以往的事件的目擊者。

後來國王時常到這兒來，在皇太子的坟上痛哭流涕。每次在歸途中，他總是登上這個山崗，從涼亭中向山那面作一臨別的遠望。這樣以後就成了慣例。繼哲宗以後登基坐殿的所有的朝鮮國王，每年春天都要來到水原，參拜先人的坟墓。而他們也都在歸途中登山到這個涼亭裏來，長時地望着山的那面並行以九十度的鞠躬禮。

接着，朴又開始講述關於發生在此地的另一些歷史事件，但是我再也聽不下去了。在我的腦際裏忽然想起了另一天，當時也和今天一樣，我望着我眼簾前的風景。這就是在三浦半島高取山上的時候。從那個山上可展望東京灣、相模灣及富士山的全景。我憶起了當天所發生的事情。隨之，往後的一些事件也都漸漸浮現在我的腦海裏。

在腦海中回憶了一下自己近幾年來的生活，我決定將這一段的經歷記載下來。尤其是，我現在必須找點事情來消遣時光。因為哈什哈什至少得一個月後才能來，而在這以前我反正什麼事情也沒有。我不妨利用自己無聊的空閒時間，來充實充實日記本子。

朝鮮國王從這個涼亭中回顧他們所經歷的道路，並且向他們來的方向行以九十度的鞠躬禮。我也要這樣做。我要朝着高取山叩頭，因為不可思議的道路就是從這兒開始的。這條道路把我，一位帝國軍隊中的特務軍官引到朝鮮的水原城來，引到上面築有一個古老的涼亭的山崗上來。

我的記載不是爲了叫別人看的。我記載下來是爲了我自己。而我對於我本人是沒有什麼秘密可隱諱的。

一瓶白蘭地酒

一

一九四五年六月頭幾天，『東京玫瑰』（這是美國人給我國女英語廣播員起的渾號）向全世界廣播了關於美國『飛箭』空軍團到達基尼安島的消息。這個空軍團所負的使命，是進行特別作戰，它是在極端秘密的情況下從美國被調到太平洋戰線上來的。因此，東京玫瑰的廣播不能不使敵人指揮部大爲吃驚。我們在空間廣播戰線上獲得了輝煌的勝利。

凡是了解事情內幕的人，都恭賀我。我確實也有資格因自己的成功而引以自豪，儘管事情的發生是純粹出於偶然。

我們的小組，即大本營陸軍部的一批官員和東部防區本部的軍官，被派往三浦半

島去檢查在東京灣和相模灣沿岸構築的工事。領導這個小組的是大本營副官處中的一位上校，我的老友『仁丹』。這還是早在軍事學院的時候大家送給他的綽號，因為他和仁丹丸廣告上的人像一樣。

我們巡視了整個半島，從鎌倉到三崎，又從此經過浦賀到了生濱，這兒有海軍機隊的飛機場。我們這一組人在這兒分散了。一部分人前往逗子，另一部分留在生濱，等待陸軍大臣阿南將軍和剛任命的大海軍總參謀長豐田海軍上將。

仁丹提議我們爬高取山，因為這座山是聳立在半島的中心，從山上能看到兩個灣、房總半島、富士山以及箱根山美好的風景。景緻確實是壯麗的。但是，我們的興頭很快就被幾架『格魯曼·復仇』式美國轟炸機給打斷了。它們是在轟炸東京後往回飛行的。其中一架朝我們這個方向飛來，顯然，決定要橫越半島。隱匿在山脚下的高射砲連對準這架飛機一齊開了火。飛機突然傾斜了，機翼下冒出一股黑煙。幾個人從飛機上用降落傘跳了下來。他們是斜着落下的。他們落到了離春風神殿不遠的地方，從這裏可以看到樹林上邊露出神殿的屋頂。

我們開始順着羊腸小道向神殿走下去。從那兒傳出了槍聲。我們掏出連發手槍，